



南村輟耕錄卷之四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

國器

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

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突倪君過余
溪上示游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潜事一篇余讀大驚
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
突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潜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
授經營滌灑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
璉真珈怙恩橫肆執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
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

殘支體攬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

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摔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巳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瘳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楫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

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
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
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
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
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
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欸益篤
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
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
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竒唐之節而又竒唐之

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
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
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
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
語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衰后
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
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
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
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
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

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
寒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
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
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
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笈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
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
河清六合執一大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
人鼾睡耳 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猶狨煦育亡國遺
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

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丘雖
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
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彞物
則獨具於執甲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
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
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
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
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
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
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

玉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
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
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林 吉翁 題

其後曰釋燄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執
張威懾孰攫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
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致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骸
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罽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
脫烈炎視漆身隕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竒節震
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
矣詹厚齋 載道 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劔鉞斬擊事

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
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
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
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
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
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
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
義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
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
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

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泣下嗚呼尚
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
理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
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
色得之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
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彜好德之真微唐君
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
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
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
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

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
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
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
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
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
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
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
鴉水到蘭亭更嗚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
劒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

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螿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

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曾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

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告詞
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
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
力爭執爲澤痛箠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
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石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
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盖寶氣也
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
篋一小斲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
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
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
勳垂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
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
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
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
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
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
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視之最下者斲而視
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
仍納袞冕輦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

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不欲逆詐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
嘗遷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硯爲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
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兩一隻亦爲澤所得昔聞有
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
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
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錢狀以故諸兇棄而不收往

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
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
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皮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
家道寢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
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竒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
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旣得
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執豪奪鄉人產業後爲
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鬻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
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兇在

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巳酉將十載版圖必巳定法制必巳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王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姍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遙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爲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 太后懿旨

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

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

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

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

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

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

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

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

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

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

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

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

伯長先生楠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

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

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

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

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

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 國朝
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棹揭即曼碩
先生侯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
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
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
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負公論
以爲然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
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
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

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
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
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
穿繡鞵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
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道 國朝統一海
宇程爲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
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興元
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
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
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錘物乞身爲尼吾妻

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鞮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鞮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鞮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歛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

何人荅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迓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戴石屏先生

復古

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

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六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矣

宋丞相文公

天祥

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

世隆

有詩挽之曰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

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

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

刺者矣虞伯生先生

集

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

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

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

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徃徃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劔

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

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

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
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鮭荅乃
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
屬耳

虞邵菴先生

集

在翰苑時宴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

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
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
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
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
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

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
韻者爲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
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
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
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
辨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
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
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
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踐行

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
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
則疾名曰獐獐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
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
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
問曰無恙恙或以爲獸或以爲蟲或謂無憂廣干祿
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獐字下
云獐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
蟲善食人心是獐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旣而昇

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
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
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
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
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
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
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
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
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
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爲亂

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
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
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
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南村輟耕錄卷之四

南村輟耕錄卷之五

天台陶宗儀九成

金華黃先生

潛

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

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
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觶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
璞曰角觶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
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
牛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
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仍始得其詳蓋
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

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

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
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
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
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莧日行三
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跌蹄之獸至善言而未
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
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
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萬八千里之
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届也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

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
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
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爲賦題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坐之徧地文藻
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

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
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土
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篥首爲二孔雀笙鳴機動
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

亦止

尚食局進 御麥麩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瘵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光薦先生

刻

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

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犗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元量先生

大有

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咲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

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徐文獻公

琰

字子方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

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天子郊祀與祭

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乘

須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全

李木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

上問曰三教何

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

古云但看九年免望日便是今年正月

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

地支

天不言千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千也當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千支便以此千支

依後法

數去也子至申九數也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支九

五數也

即以戊申為今月朔也小月天干四地八耦且如小月

支八假令

初一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

也即以前

巳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

四九小月

日無差如初一巳卯即月大也

小分明

只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也節氣只憑九年

曆假若造

甲午年曆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年節

年中是

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七數也熟記

何節炁

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逢

子時交節

炁却用未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

時亦交也

中炁如之

奧處閏月

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何勞物外更它圖

世人諳得

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

月半便是

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

千八百八

十日六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

甲轉四十八

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

若要求立春

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

午日立春也

二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

十四炁准此

古有數九九之語盖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

矣正如至後

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

推算皆有約法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

餘更看大小

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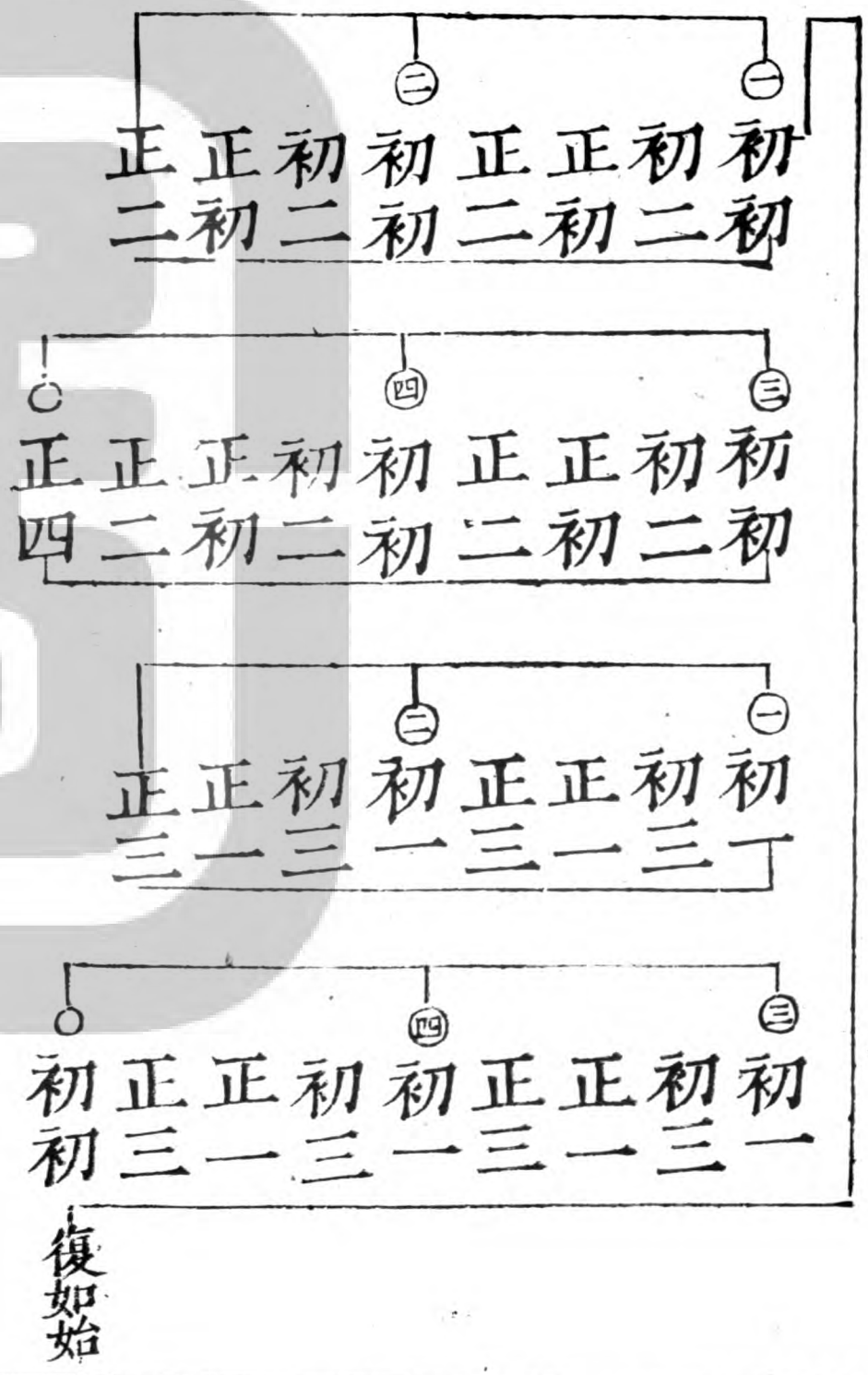
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炁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

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爲捷法君湏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炁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
 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
 數刻為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
 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
 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
 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
 知為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五數初
 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
 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

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
二十五也此項數節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
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
 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十二時為一日如遇十三
日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
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

時刻約法之圖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

國音船示專反或作國又誤作國

二紵無碑

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

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

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

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

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

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

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啓肆音異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扞力問反賈釋云拂扞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扞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烝也出禮圖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

三畫陽成泰卦也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旣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爲新

沈仲說

右

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它適

爲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已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爲妾爲妓爲娼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

德輝

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

年庚午公爲戶部尚書歲旱蝗

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

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免公燭其誣召鞠魏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

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

朝大元二字在 詔旨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大守是亂其官制又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湏曰篆額爲是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

鳥織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劉湏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

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

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

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

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

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

先生之跋語痛快巖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

而荒於色為入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

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

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

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

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

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

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

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

劉湏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間居忽忽萬古咄

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芻豈其英

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鄧中齋題曰日炯炯兮踈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壁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

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

枕吳明

萊解密遼解俱岸大海因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

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

至元十九年也

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
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
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
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
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旣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
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

先生所撰
何長者傳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
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
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

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
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爲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
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
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
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
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
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
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
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

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爲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

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劍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爲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

摯

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

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

天者矣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李仲謙

思讓

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

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爲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清

正慎許可人也時爲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着珍珠仲謙畧不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他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炆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

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

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

七日己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

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武林錢思復先生

惟善

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

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

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

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

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右二事可見

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白廷玉先生

瑛

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

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

或以為先兆云

南村輟耕錄卷之五

